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蜀碧 序

彭序 蜀碧者，哭蜀也。哭蜀者，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，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。蜀之險，甲天下，絕其要塞，雖百萬可立挫焉。賊一入寇，秦良玉扼之，向非賂陳奇瑜脫去，則賊之亡久矣。嗣昌委賊於蜀，夫人知之而捷春不知也。撤夔、萬之藩籬，守重慶之門戶，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，此其罪在誰哉？故曰哭蜀者，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也。獻賊之三人蜀也，分道屠戮，流血成川，蜀之受禍極矣。當是時，自縉紳以至氓庶，盡節者不可勝數；而閨中婦女，或閉戶自焚、或罵賊以死者無算也。戎馬倥傯，其事不必盡傳；傳者又莫由表述。筆之於書，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，則死者可以無憾。故曰哭蜀者，所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。曩者，余嘗論其大略，特未暇詳。今余弟馨泉採擇成編，頗為詳悉，是固余之志也。嗚呼！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，而殘忍若此，天實為之耶？抑人事使然耶？覽是集者，必將有歎息泣下而不能已者已。故曰蜀碧者，哭蜀也。樂齋彭端淑序。

自序

史氏丹溪生憶甲申遺事而歎曰：嗟乎！自古殘忍之賊，亡甚獻忠；遭禍之烈，亦未如明季之蜀者也。蜀自獻藩啟封，世有令嗣，休養生息幾三百年；士民之庶、物力之饒，甲乎天下。其間雖經鄢藍播蘭之亂，元氣猶存。故張逆一入，旋即敗歸，未大創也。崇禎□年，闖賊直犯成都，西北半壁，攻無堅城。□三年而獻又繼之，蜀始艱危焉。原其故，文燦受給於房、穀，其走挺矣；嗣昌督師於荊、襄，其毒流矣；捷春拒諫於石砮，其隘通矣；士奇遏糧於守軍，其遮撤矣。嗣是陷夔門，破梁萬，走榮貴，敗曾英，血染佛圖，■穴重慶；瑞王君臣，駢首就戮。當是時，使蜀藩之志果於拒賊，監軍之餉得請即行，其能保有成都乎？不能也。腹心既潰而求全於首領，難矣！獨怪獻逆據蜀後，僭號稱帝，不思收拾人心，而處心積慮成乎其殺，匏奴死、雪鰓死、賈獻死、剝腹死、邊地死；士盡矣，及匠傭；男盡矣，及婦女；民盡矣，及僧道；人盡矣，及犬牛；物盡矣，及兵卒。又焚其殿，碎其砌，毀其屋，堙其井，平其城。二年之內，積骸如山，流血成川；而賊之逞毒，一日封刃，其心不樂也。由前言之，四方是維，天子是毗，誰司兵柄，萬死莫贖！由後言之，天方薦瘥，喪亂弘多，浩劫之來，自有宿也。故西充授首而後，多門之死，不可勝悼矣。夫考古之籍，推蜀之由，張儀之啟疆、公孫之躍馬、譙縱之迫脅、李特之流亂、劉闢之狂慧、王建之發跡、知祥之踵據、玉珍之草竊，爭城奪地，創霸圖王，而皆撫有蜀民，不敢荼毒。何獻之肆惡，一至此耶！貙虎嗜人，不識好惡；獸心野性，固與人殊也。論者謂獻逆僭號，蜀人不與；誅斬所置郡守牧令，蓄怨積怒，激而成兇。嗚呼！此正蜀人之所以死乎？余幼時固聞獻逆遺事，厥後博採群書，凡當時忠臣、烈士、節女、義夫可印證者，彙為「蜀碧」一編，以俟之後。是日也，慘然操觚，悲風四起，余壹不知心之所極，■簌簌然而屢下也。壬戌八月朔五，丹溪生馨泉〔遵〕泗自敘。